

抒情时代

中英对照

叶芝 苇间风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著 李立玮/译

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片影，

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是真情，

惟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

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苇间风 / (爱尔兰) 叶芝著; 李立玮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

ISBN 7-5004-4338-2

I. 苇... II. ①叶... ②李... III. 抒情诗—作品集

—爱尔兰—现代 IV. I56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633 号

责任编辑 纪 宏

特约编辑 韩 志

装帧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赵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市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0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W.B.YEATS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苇间风

[爱尔兰]威廉·巴特勒·叶芝 / 著
李立玮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贺连的凯瑟琳（代序）/8

当你老了 /14

When You Are old

十字路口 /21

CROSSWAYS

披风，船与鞋子 /22

The Cloak, the Boat, and the Shoes

叶正飘 /24

The Falling of the Leaves

蜉蝣 /26

Ephemera

被偷走的孩子 /30

The Stolen Child

玫瑰 /39

THE ROSE

尘世玫瑰 /40

The Rose of the World

湖心岛茵尼斯弗利 /42

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

爱的忧伤 /44

The Sorrow of Love

白鸟 /46

The White Birds

苇间风 /49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恋人诉说他心中的玫瑰 /50

The Lover Tells of the Rose in His Heart



CONTENTS

鱼 /52

The Fish

逝去的爱 /54

The Lover Mourns for the Loss of Love

他赠给恋人一些诗句 /56

He gives His Beloved Certain Rhymes

情人谷 /58

He Tells of a Valley full of Lovers

倾国 /60

He Tells of the Perfect Beauty

他渴望七彩的天衣 /62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都尼的提琴手 /64

The Fiddler of Dooney

七片树林 /69

THE SEVEN WOODS

箭 /70

The Arrow

树枝的枯萎 /72

The Withering of the Boughs

亚当的诅咒 /76

Adam's Curse

绿盔 /81

GREEN HELMET

他的梦 /82

His Dream

荷马歌唱过的女人 /86

A Woman Homer Sung

文字 /88

Words

和解 / 90

Reconciliation

饮酒歌 / 92

A Drinking Song

时间的智慧 / 94

The Coming of Wisdom with Time

海伦在世时 / 96

When Helen Lived

现实主义者 / 98

The Realists

山墓 / 100

The Mountain Tomb

致一位风中起舞的女孩 / 102

To A Child Dancing In The Wind

两年以后 / 104

Two Years Later

青春的回忆 / 106

A Memory of Youth

失落的王权 / 110

Fallen Majesty

冰冷的天空 / 112

The Cold Heaven

夜幕降临 / 114

That the Night Come

一件外套 / 116

A Coat

柯尔的野天鹅 / 119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柯尔的野天鹅 / 120

CONTENT &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野兔的锁骨 / 124

The Collar-Bone of a Hare

沮丧中写下的诗行 / 126

Lines Written in Dejection

记忆 / 128

Memory

深沉的誓言 / 130

A Deep-Sworn Vow

心念的气球 / 132

The Balloon of the Mind

致凯尔奈诺的一只松鼠 / 134

To a Squirrel at Kyle-Na-No

猫与月 / 136

The Cat and the Moon

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 / 141

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16 年复活节 / 142

Easter, 1916

战时冥想 / 150

A Meditation in Time of War

拟镌于巴利里塔畔石上的铭文 / 152

To be Carved on a Stone at Thoor Ballylee

塔堡 / 155

THE TOWER

驶向拜占廷 / 156

Sailing to Byzantium

轮 / 164

The Wheel

青年与老年 / 166

Youth and Age

新面孔 /168

The New Faces

断章 /170

Fragments

丽达与天鹅 /172

Leda and the Swan

在学童中间 /174

Among School Children

路边的傻子 /190

The Fool by the Roadside

一个男人的青春与暮年 /192

A Man Young and Old

旋梯 /215

THE WINDING STAIR

象征 /216

Symbols

溅出的牛奶 /218

Spilt Milk

十九世纪及之后 /220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沉默许久之后 /222

After Long Silence

最后的诗 /225

LAST POEMS

长脚青蛉 /226

Long-Legged Fly

曾读叶芝（代后记）/230



CONTENTS

时隔多年，终于有机会译成这本诗集，也算做对往事、对友人、对那个时代的爱情的一种怀念。

ON W.B.YEATS

贺连的凯瑟琳（代序）

掌声响起，帷幕落下。美丽的凯瑟琳匆匆地谢幕，又匆匆地离开。

这是1989年的5月，北京的天空无风无雨，燥热不安。

“演出还行吧？”贺连问着，点上了一支阿诗玛（我竟然很怀念这个镜头，怀念那份只有年轻时代才会有的矫情的抽烟样子），“这也算叶芝早年的名剧了。当然了，演员都是业余的，虽然演得有点过火，但的确都挺认真的。”

我点点头，若有所思。

“凯瑟琳可真漂亮。”贺连接着说。

“叶芝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他的凯瑟琳名叫莱德·岗，惹得他苦苦追求了一辈子，甚至追不到手，又转而追求她的养女。但是，此时此地，我倒要问你，你是喜欢莱德·岗更多些呢，还是喜欢剧中真正的凯瑟琳？”

贺连竟然犹豫了……

贺连是个诗人。在那个年头，“诗人”这个头衔既不像李杜时代里那样的弥足珍贵，也不像现在这样的无足轻重，只是比较泛滥罢了。是的，贺连就是这方圆三公里的数千名诗人当中还算小有名气的一位。写诗之余他也搞搞别的，例如组织几个爱好者演个话剧什么的。据实来说，有些演出尽管稍嫌晦涩（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但的确可以说是很成功的，比如刚刚谢幕的这场《胡里痕的凯瑟琳》。

贺连是个诗人，在燥热的1989年，他狂热地迷恋叶芝。我不知道这种近乎青春期式的热情究竟能持续多久。我曾对他说过，叶芝的东西并不耐读。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能力去劝服一个初恋中的少年让他相信他的梦中偶像其实相貌平平，所以也就从来不与贺连就这个问题做太多的争论，只是说，也许明年，也许后年，时间一长，你就会相信我说的。

“那就走着瞧，”贺连一副桀骜不驯的神色，在某一天交给我一本英文版的《叶芝诗集》，“存在你那儿，也许有一天你会喜欢。”



就这样，我们都把对胜利的期许交托给了时间。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在十年前那场年轻人的无足轻重的争执中自己早已兴高采烈地败下阵来，但贺连呢？

我已无法知道当初自己那个幼稚的预言是否应验，因为就在当年，就在仅仅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贺连的死讯。那一瞬间，我想起了他未曾回答我的那句问话：“此时此地，我倒要问你，你是喜欢莱德·岗更多些呢，还是喜欢剧中真正的凯瑟琳？”

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位美丽的业余演员究竟姓甚名谁，只听说在那次演出之后她曾同时受到贺连和另一位格律诗人的追求。在那场短暂的爱情里，她经常同时收到原创的或抄录的各式中文与西文的诗作。来自贺连的比如“when you are old and grey and full of sleep……”，来自那位情敌的比如“暂分烟岛犹回首，只渡寒塘亦并飞”，中西合璧，传为一时笑柄。

后来，因为怀念，也因为忧伤，我经常翻看贺连留下的那本英文版的《叶芝诗集》，书是英国 Guernsey 公司出版的，封面是 Emery 油画的叶芝半身像，色调偏暗，满是忧伤。书也很厚，868 页，加上我的英文水准平平，所以看得

W.B.YEATS

颇为吃力。但贺连是详读过的，页边页角总是写满了注释，时而中文，时而英语。而且，往往还是以谈话者的口吻：在争论中，多是以我为假想敌；在私语中，应该是向着他的那位莱德·岗了。他的最后一笔结束在1989年6月3日，像是摘录了一段什么，无头无尾，含混晦涩，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谈话的对象绝对不会是我：

"She is older than the rocks among which she sits, like the vampire, she has been dead many times, and learned the secrets of the grave; and has been a diver in deep seas, and keeps their fallen day about her; and trafficked for strange webs with Eastern merchants, and, as Leda, was the mother of Helen of Troy, and, as Saint Anne, the mother of Mary; and all this has been to her but as the sound of lyres and flutes, and lives only in the delicacy with which it has molded the changing lineaments, and tinged the eyelids and the hands." 文字是极美的，之后又跟了一小行字："改文成诗，我虽有库霍伦的气概，却没有叶芝的才思。——6月3日夜。"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游游荡荡的我恰巧在一处小草坪上撞见了那位业余的女演员。她在给几个师妹讲解着《胡里痕的凯瑟琳》的前前后后，最后归纳说："在叶芝的笔下，爱尔兰是一个又老又丑的妇人，但只要所有的男子汉都具备了库霍伦的武士气概，并决心为她献身，她就会重新变成美丽的皇后。"说完，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间黯然神伤。

W.B.YEATS

我转身离开。一路上都在疑惑着，贺连的那段无头无尾的引文到底是在暗示着什么？那作为海伦母亲的丽达，和作为玛丽母亲的圣·安尼到底是在伤悼着他曾以一颗纯真的心挚爱过的凯瑟琳，还是那“有着朝圣者的心（叶芝语）”的让他患上单恋的女子？

很快，进入九十年代了。《叶芝诗集》我已托人转送给了那位女子。此后，隐约听说她去了维也纳，在优裕的艺术世界与富饶的物质世界里相夫教子，无忧无虑。国内的朋友还偶有谈及贺连的死亡，或谓愚蠢，或谓冲动，莫衷一是。看看街头巷尾，来来往往的还是那些表情木然，生活如常的芸芸众生，就放下诗情与才思，放下回忆与憧憬，悄悄地混进了人潮人海之中。

时隔多年，早已无人关注过去的那场是是非非了，就连我自己也多少疏远了那位早已死去多时的不相干的爱尔兰诗人，转而去关注一些权力寻租之类的更现实的东西。一次偶然，在闲情逸致中胡乱阅读，竟然在一本书中翻到了贺连那段奇妙引文的中译，而且还是出自王佐良的手笔：

“她比她所坐的岩石更古老；像吸血鬼，她死过多次，懂得坟墓里的秘密；曾经潜入深海，记得海沉的往日；曾同东方商人交易，买过奇异的网；作为丽达，是海伦的母亲，作为圣安尼，又是玛丽的母亲；而这一切对她又像竖琴和横笛的乐音，只存在于一种微妙的情调上，表现于她生动的面目轮廓和她眼睑和双手的色调。”

也是这才知道，这段文字是培特在他的《文艺复兴历史研究》中描述《蒙娜·丽莎》的一段。但是，仍然不解的是，除了丽达曾在叶芝的诗中作为主角出现，全文和叶芝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今，已是时隔十年之久了。夜深人静，心思的一半在追思往事，另一半在读着何清涟的一篇随笔，文中说比之过去，现在的青年学子要实际得多了。五八事件后，他们可以上午去喊口号打倒人家的丑恶制度，下午去大使馆排队办理签证。是呀，那种理想主义的气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钓鱼岛的民间捍卫行动竟然只有香港学生出面。夜深了，贺连的那位莱德·岗出人意料地从维也纳打来了越洋电话，说某日某时乘机抵京，想来探访京华旧识。十年了，她说她已变老，怕我认不出，说在手里会拿一本英文版的《叶芝诗集》，是英国 Guernsey 公司的版本，封面有 Emery 油画的叶芝半身像。她说十年了，叶芝还是那么忧郁。如果等得心急，她也许会翻开看看，看那篇《胡里痕的凯瑟琳》，叶芝的凯瑟琳衰老如昔，谁还会有库霍伦的武士气概呢？再有，贺连的那段引文不过是指叶芝曾在编辑《牛津现代诗歌集》时，把培特的那段文字改成诗体，并放在了诗集之首，贺连只是信口道来，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夜深人静，我也许是读书累了，不小心睡了过去。贺连的红颜旧识哪还会记得我的存在？但关于引文的解释却怎么想都像是真的，那就等哪天空闲去查查资料吧。我仍记得，凯瑟琳有着惊人的美艳，在贺连的书里，她从来都不会变老。

李立玮 原载《读书》200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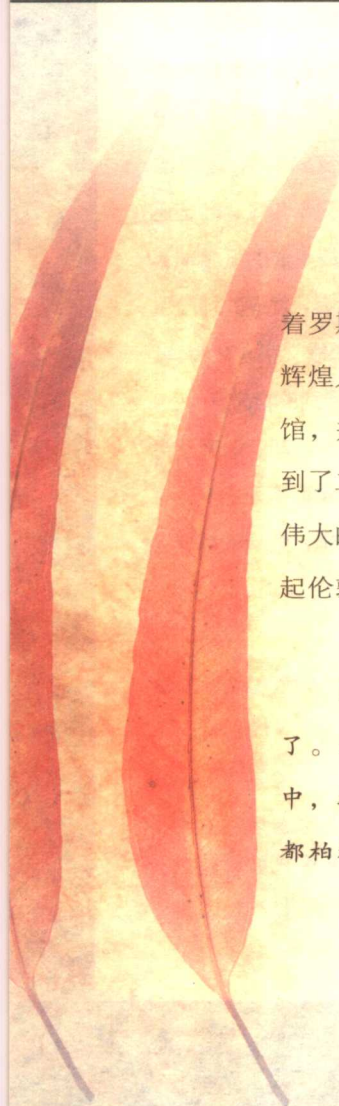


时隔多年，终于有机会译成这本诗集，也算做对往事、对友人、对那个时代的爱情的一种怀念。

W.B.YEATS

当你老了

这首诗是叶芝为他终生倾慕的女子茉德·冈而作的，历来传为名篇。



叶芝年少的时候，在伦敦学习、成长，接受着罗斯金思想的强烈熏陶，结识着王尔德这样的辉煌人物，常常从贝德福德公园步行到大英博物馆，并被浪漫主义诗歌塑造出完美的爱情理想。到了二十三岁那年，一种注定将会折磨他一生的伟大的烦恼露出了端倪。多年之后，叶芝在回忆起伦敦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语气的激动：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生活的烦恼便开始了。从约翰·奥黎里的姐姐奥黎里小姐的信中，我一再听到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她因为都柏林民族主义的信念而离开了总督府的社交

图。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相信，在第一次读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有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仿佛有着什么神秘的征兆。现在，她驾车来到贝德福德公园街我家的房前，带着约翰·奥黎里写给我父亲的信件。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身上看到这样超凡的美——这样的美，我一直以为只是属于名画、属于诗歌、属于古代的传说。苹果花一般的肤色，脸庞和身体正是布莱克所谓的最高贵的轮廓之美，因之从青春至暮年绝少改变，那分明是不属于人间的美丽！

伦敦的这一次偶遇，将要影响叶芝的一生，并且，也将会为全部的英语文学造就最动人、最美丽的爱情诗篇。毕竟，没有爱情的诗人是不可想像的。美丽的茉德·冈，这位凡间的仙子，让年轻的叶芝为之疯狂。

茉德·冈这次来到伦敦仅仅逗留九天，她邀请叶芝到伊伯里她的房间吃饭。穷学生叶芝在那九天里几乎都是与茉德·冈在一起吃饭的。他们谈论戏剧，因为茉德·冈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叶芝则告诉她，自己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爱尔兰的雨果。

叶芝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怀疑当时所说的这番话是否出于真诚。那时的叶芝，也许还从没有过如此远大的志向，只是，当他面对茉德·冈的时候，他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男人，因为他爱她，而她，是世界上——不，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美的女人。